

◇铭心一刻

枯枝牡丹二度开

[盐城]云舒

老韦在那株枯枝牡丹前，停下了脚步。他微微躬下了身，像看着襁褓中的婴儿似的，深情凝视低矮塑料暖棚里的花朵。过了好一会，老韦转头对我说：“你看，这大中午，气温升高了，花瓣上的霜，已退去。”

接着，他打开暖棚一角，瞬间，一股淡淡的花香，在这凛冽的空气中弥漫开来。我情不自禁地深吸了一口气，探头细看，竟是冬日里的牡丹，这朵牡丹花是一种浓郁的紫红色，花朵中间未打开的花瓣近乎黑色。“它是紫袍。”老韦怜爱地看着花，轻声说道：“还好，没冻坏。现在阳光正好，给花晒晒太阳，透透气。”老韦又说：“今天实在是太冷了，夜里最低气温达到零下6℃，我一夜没睡好，担心它啊。”

原来，在十几天前，老韦偶然发现这枯枝上，居然冒出了黄豆大的花苞，他欣喜之余，不免又有些担忧。这寒冬腊月，花能开吗？

老韦先是找来塑料薄膜，给花临时安置“一个温暖的小家”，既担心它闷着，又怕它冻着。他随身带着温度计，随时给暖棚测温。“我一天要来园中查看十多次。还好，这朵花，终于健康康地开了。”

老韦中等个头，五十多岁，黑而清瘦，他当过兵，转业后一直在便仓社区工作。近年来，调到牡丹园任主任之职。

每年要在谷雨前后盛开的牡丹花，今年在这寒冬腊月，居然花开二度，还真是奇迹呢。听我这般感慨，老韦解释：“便仓的枯枝牡丹花有灵性啊。老一辈的养花人说，如国庆十周年，还有我们国家恢复联合国席位时，它都曾花开二度。”

这老园子里的牡丹花，有700多年的种植历史了。最名贵的紫袍和赵粉两个品种，总共也就这么几棵。“你看，这枯枝，看上去火烧即燃，却能开出鲜艳的花来。更神奇的是，平年每朵花开12瓣，闰年会开13瓣。”

老韦神秘地告诉我，去年春天，就这老园子里的牡丹花，最大的那朵，我用直尺量了下，直径比往年大了整整四厘米。我忙问其详，原来，去年，老韦跟园林管理人员一起，收集了园内梅花鹿的粪便，进行彻底的发酵，经试验后，作为有机肥料，选择适当的时机，给花进行施肥，果然，枯枝牡丹花更加枝繁叶茂，花儿也开得更大。

我们站在园内，仰望策马

扬鞭的卞元亨雕像，不仅思绪万千。卞元亨当年有诗云：“丈夫志远遍天涯，一跨辽东忽到家，荒径尚存苍翠柏，故园犹有牡丹花。”当年，明太祖朱元璋，因爱卞元亨的文武奇才，曾三请其出，但卞元亨不允。朱元璋一怒之下，将他发配至辽东边境。临行前，卞元亨到自家花园，以酒酹牡丹曰：待我南还花再开。卞元亨走后，他的家人大都散去，唯有其妻不离不弃，朝夕对花祈愿。卞元亨走后的第十年，牡丹突然开花，这年，元亨果然得赦归来。他百感交集，写下了这首《戎归》。同时，有感于爱妻与牡丹十年相守之情，遂写下其诗：“牡丹本是亲手栽，十度春风九不开，多少繁华零落尽，一枝犹待主人来。”

花开二度的牡丹花，不仅有铁骨丹心，更有代代爱它、护它之人。



扫描二维码，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: yzwbfanxing@163.com

◇七彩人生

小小卖报

[扬州]熊有明

龙川桥南的站台上站满了等车的人，那时的我，每天往返于市区与城郊之间，在这里总看到一位肩挎报袋的姐姐在忙碌。军绿色的报袋鼓鼓囊囊，里面装着当日的报纸，最畅销的便是《扬子晚报》。她动作麻利，从报袋中抽出报纸，递到车窗前，收款、找零，一气呵成，又从另一只帆布口袋里拿出一份《江都日报》赠送给读者。

下雨天气来临，她将报袋掖在雨衣里面，雨水顺着雨帽滴落，打湿了她的额头，刘海变得凌乱。雨水打在报纸上面盖着的塑料薄膜上，她小心翼翼地解开薄膜，再将报纸递到车主手中。

买报的次数多了，我和她便熟络起来。她叫小小，有次闲聊，我问她这样在站台上兜售报纸，既不安全也影响市容，往后有什么长远打算？她听后，眼睛亮了起来，紧握双拳，声音里满是憧憬：“我要开一间属于自己的报刊亭！”

这次闲聊后没多久，我工作调动，就再也没有见过卖报的小小了。

今年，一次偶然的的机会，我在离龙川桥南站台不远的居民小区入口处，见到一个“小小报刊亭”，不禁眼前一亮。我快速走上前，敲了敲玻璃窗，老板娘

从报纸堆里抬起头，果然是小小！她额前的刘海依旧利落，只是多了几根银丝。“老顾客来啦，你还是爱看报呀？”她笑着递过一份《扬子晚报》。

报刊亭不大，却收拾得井井有条。除了为顾客提供杂志、饮用水、充电宝，遮阳雨棚下的柜台上整整齐齐码着当日的报纸。

我接过报纸，犹豫了好久，还是开口提出，让她帮忙找一份旧报纸，那是2023年6月27日的扬子晚报，繁星版面有一篇《栽秧的哲学》文章。那是在晚报上的处女作，但我当时出差了，一直没有找到纸质报纸收藏。

小小放下手中的报纸，转身走向报刊亭里面一个角落。那里有个书柜，她轻轻打开柜门，里面堆满了旧报纸，按年份和月份分类捆扎，整整齐齐。小小报刊亭开张五年，她有个习惯，每天收藏一份当日的扬子晚报，阅读后收集起来，这几年雷打不动。

不一会儿，她抽出一份报纸，递到我面前，《栽秧的哲学》映入眼帘。

“我想收藏这份旧报，您能忍痛割爱吗？”我自己都觉得，提的要求有点过分。没想到，她摆摆手，示意免费送我了。我抬头看她，她正整理新到的报纸，眼神依旧闪烁着清晨的憧憬。

